

**The Journals “Zhongguo xiangcun yanjiu” and “Rural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hilip C. C. Huang

No ORCID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Beijing, China,
and Los Angeles, USA*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huang@history.ucla.edu

《中国乡村研究》和 Rural China 学刊：回顾与展望

黄宗智

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Received 14 November 2024 | Accepted 23 November 2024

Abstract: Rural China has long been a rather sensitive subject within China. For that reason, our Chinese journal *Zhongguo xiangcun yanjiu*, published inside China, has faced some serious difficulties. By contrast, the bilingual international version of our journal *Rural China*, published by the E. J. Brill Company in the Netherlands, has long been very stable.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has in fact seen substantial new accomplishments and development. Today, the subject of “rural China” actually needs fundamental rethinking to incorporate the new developments that have occurred. It also requires that we pay attention to the multiple forces and influences that have come from outside the ruralities — we must no longer “merely study rural China qua rural China.”

Key words: the rural problem, political sensitivity, out-of-country publications, informal economy, rural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摘要：乡村议题在中国国内带有一定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在国内出版的中文版《中国乡村研究》学刊一直困难重重。但由荷兰 Brill 公司出版十多年的国外版 *Rural China* 一直非常稳定。近年来，中国乡村实际上多有新的建树和发展。如今，乡村议题本身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纳入新的内容，并更多考虑越来越重要的、来自乡村外部的影响和动力，不再仅仅“就乡村论乡村”。我们期待未来将能顺利稳定出版其国内版。

关键词：乡村问题、政治敏感性、境外出版、非正规经济、乡村实际与展望

《中国乡村研究》中文版在国内创刊于2003年，一年一辑，于2014年正式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来源集刊，但由于乡村研究的某些议题比较敏感，一直没有能够进入稳定出版的状态。与国内出版《中国乡村研究》不同，我们于2013年开始与荷兰 Brill 公司合作，出版中英双语的国际版 Rural China，一年两期，并于2018年入选欧盟的 SCOPUS（而不是英美的 SSCI）学刊体系，一直顺利出版至今，十分稳定并具有比较厚重的声誉。它自始便采用了相应中文版《中国乡村研究》的卷数，从第10卷第1期（Volume 10.1）开始。

在中英文版同时稳定出版的期间，我们习惯性地鼓励优秀中文文章的作者们撰写或组织其文章的英文版，也会适当协助青年学者组织英译，使其能够同时在《中国乡村研究》和 Rural China 两刊发表其著作的中英文版，最突出的文章则会在 Rural China 的姊妹刊 Modern China（SSCI 学刊）发表英文版。

《中国乡村研究》的第一、第二两辑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但很快遇到阻力。之后，只好转去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但出版了两辑之后，再次遇到阻力，因此转去了福建教育出版社。其后相对稳定地出版了十辑。之后，再次遇到阻力，只能另觅出路。由于当时我们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建立了一个专著系列，与该社的关系比较密切，以为《中国乡村研究》可以在那里较长期维持。但在转去两年（2020、2021年）、出版了（第十五、十六）两辑之后，再次遇到出版阻力，被诚恳据实地告知该社迫不得已只能暂时终止出版此学刊。

虽然如此，我们一直继续稳定地在境外出版《中国乡村研究》的国际版 Rural China。从学术视角来考虑，乡村毋庸说乃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所在地，对认识和了解中国来说，其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同时，我们也知道，由于“乡村”一定程度上乃是中国社会经济体中相对贫穷、落后的部分，对有的相关人士来说，难免会带有一定的“敏感性”，认为其影响到国家和人民的面子。虽然，从我们的学术视野来看，乡村近年来其实多有可观的建树。譬如，高附加值的小规模的“新农业”——如1、3、5亩地的拱棚（设施）高值蔬菜农业——的广泛兴起，如今已经占到农村耕地的不止三分之一，总产值的不止三分之二。固然，乡村中的方方面面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困和落后，但在我们看来，那些正是特别需要我们去认识和理解的实际。我们研究乡村的动机正是出于要更好、更精准地认识中国乡村，以及提出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案设想。

这就是我们，虽然暂时无法在国内继续出版《中国乡村研究》，仍然坚持要在境外出版 Rural China 的背景和原因。作为特别关心乡村的学者，社会经济的相对薄弱部分正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中国乡村和其众多人民需要精准、好意的学术来让大家更好地掌握其实际状况, 包括其中的困难，并探索符合实际的相应措施。

上述内容乃是我们原先聚焦乡村研究并出版《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动机和思考，而当然绝对不是为了要试图不实际地美化中国，更不可能是想丑化中国。这是学术与宣传的基本不同。固然，有的人必然会更关心面子和外表而不是实质。但中国乡村是中国的根本，对其的精准认识不可或缺，这其中当然包括带有一定程度的贫困问题的地方。

虽然中国目前的出版环境仍然不太看好关乎乡村的学术研究，但那绝对不该成为我们放弃如此的研究和学刊的原因。反之，这促使我们更加坚持对乡村问题的据实研究。不然，乡村的情况，既包括其突出的发展也包括其问题，更不会被人们所认知、关心和处理了。何况，近年来中国乡村其实多有新的建树。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必定会更加直面乡村实际并包容相关的学术研究。我们也相信届时将能重新刊发国内版的《中国乡村研究》。在此之前，我们会继续坚持出版境外的聚焦乡村研究的中英文双语的 Rural China 学刊，并期待国内版《中国乡村研究》的复刊。对我们来说，乡村，作为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乃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暂时不能同时出版的局限下，我们只能将优秀的中文来稿在境外的 Rural China 发表，最优秀的文章则鼓励其进行英译，或者协助青年学者组织英译，在 Modern China 发表其英文版。因此，在目前学刊中文版停顿的情况下，Rural China 发表的中文文章占比越来越高，英文文章相应越来越少。这是亟须更正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断寻求重新出版《中国乡村研究》中文版，返回原先将优秀的文章同时出版中、英文版的常态。

“乡村”的多重含义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乡村”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多重含义并一直在不断变动的称谓，与我们原先关注的乡村实际有一定的不同。固然，作为一个相对城市而言的用词，它一直带有比较明确的以农业、农村为主的含义。但同时，乡村人民如今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成为亦工、亦商者，而不再几乎全是务农者。

在从业方面，也许“非正规”相对“正规”更能表达今天的乡村的实际。乡村人口已经越来越多成为非农业的、不带有劳动法规定的权利的非正规或半正规的就业者，也更加非正式的日工或临时工，当然也包括小商小贩等。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如今“非正规经济”用工，不仅在乡村，也在城市，已经占到全国劳动者中的较大比例，数量其实已经超过“正规”的“工人”。也就是说，“乡村”作为与“城市”相区别的用词，如今已经不再带有原来的相对清晰的农、工两者之间的划分。如今，农民家庭大多是亦工亦农的家庭，既有部分人员务农（多是老人），也有部分人员时而务工或从事小买卖。“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包括工、农、商之间的界限，已经含糊不清。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已经是亦工亦农或者亦农亦商的单元。

在这样的社会实际下，也许“非正规经济”这个用词更能表达如今中国大多数的城乡“劳动人民”的实际工作状况，而不是传统的、相对明确的农民、工人、商人划分，当然也不是“乡村”简单相对“城市”的划分。如今的实际是，大部分的中国劳动人员乃是跨越农工的“非正规经济”人员，不再简单是传统意义的农民。

同时，我们不可简单地将“城市”等同于“正规经济”，“乡村”等同于“非正规经济”。如今，“非正规”的经济已经成为不仅是乡村人员在城市打工的常态，也是高比例城市人的常态。原来针对正规“工人”的传统劳动法，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大多数的实际劳动者。非正规工人已经占到所有从业人员中的较高比例，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用工的主要常态，无论乡村城市、农业和工业，都如此。

这样的客观情况已经不完全符合我们原先设想的、主要仅关乎乡村人员的《中国乡村研究》学刊。但是，也许更因为如此，在新实际下突出“乡村研究”的新内容，应该更能够凸显近几十年来的划时代社会变迁，更鲜明地突出如今的“乡村”的实际。它需要我们去系统地研究、认识、分析和概括。即便是我们原来设想中的“中国乡村研究”学刊标题，也须要适当重释。

学刊的展望

固然，我们远远没有预料到乡村乃至中国整体，在近几十年中的划时代变迁。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不足。但是，如此快速的根本性变化只可能使我们定下的“中国乡村”这个议题更加充满吸引力。在其远超出我们预料的划时代的变迁经历下，今天和未来的乡村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实体，相对我们认识的旧的传统乡村，到底该怎样来认识、研究、理解？其未来的走向和演变又如何？

如果传统的、分割的“乡村”和“城市”两大范畴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概括和思路来思考中国乡村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怎样去重新认识“乡村”？这毋庸说乃是我们长期研究、关心乡村的学者们不可绕过的课题。直面其比较意外的新近历史，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之前的思路的不足，才可能设想、创建新的进路来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新乡村。

意外的近期演变应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的契机。也许，我们过去的视野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到不仅是乡村内部，更是来自乡村外部的变迁动力，有意无意地援用了长期以来就乡村而研究乡村的惯习。在之前的历史实际下，“乡村”确实几乎是一个自我存在的小宇宙，除了天灾人祸之外，外部的条件对其的影响似乎比较有限。而如今，外部的演变已经成为能够确定乡村命运的关键动力，我们不可继续援用之前的意识来“就乡村论乡村”。

我们的《中国乡村研究》和 Rural China 学刊今天需要更多的相应新近演变的反思。今天的“乡村”已经和我们之前一般用意中的“乡村”十分不同。我们要将“乡村”置于更宽阔的视野中去思考，更多纳入国家和全社会、全经济体的“外部”势力和影响去认识。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去研究自己长期关心的“乡村”和“乡村问题”，包括创建崭新的概念和用词来更好地认识、理解今天的“乡村”实际及其未来的走向。仅此与关心中国乡村的人士们共勉！

作者简介

黄宗智终身研究的明清至今农业-农民与“非正规经济”的五卷本专著（其中，《华北》和《长江》两本已经是第六、第七版），法律与正义体系的四卷本，和关于“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的四卷本，正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纳入其 13 卷的“著作集”陆续出版。迄今已经出版共 12 卷，预期 2024 年出齐全套十三本。